鐵厓詠史註

序

楊鐵崖先生古樂府編自門人吳復人稱鐵雅外此有詠史詩編自門人顧亮人稱鐵史予求顧編不可得蓋書缺有間矣前明萬歷中先外王父淵上陳公爲刋古樂府行世谿半皆詠史詩吳編所不載予既出吳編付[illegible]因删去已見者不重出另錄詠史詩加之箋注都爲一集名之仍舊題曰鐵崖詠史注玄

詠史則詩史也先生有明訓矣其言曰虞廷
載賡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兄弟之義彰
關雎首夫婦之正小弁全父子之恩詩之教
也又曰老杜氏陳古諷今言詩者宗爲一代
詩史予竊論之老杜始以拾遺終以工部目
擊開元天寶盛而忽衰乾元大曆亂而復治
故史在一代自可當作者之瞠先生始以散
員終以閑曠心擬三史統雜宣以公論歷代

史鉞斷以大義故史在千古不失述者之明是集也其事則史其旨則經田舍翁歌以良也其卷阿詩人之意乎臣哲爲稷契即之杜詩竊比稷與契也牧羝並昭忠節也其盡瘁事國之謂乎牧羝即十省九星霜即老杜詩種武肴華隔賊遮也落杲不可回朝露不可以此述李陵勸語即友誼之可思王孝子王蓼莪敦孝行也其明發不寐之思乎祥也

孝子可移臣子忠其正也褒也父遺我雙雙
兮雙雙豈我異則世變之此與老杜詩孝理
敦國政善以異也至王毬篤友愛也其心所
謂和樂且耽者乎此其正也及是則爲將進
酒此世變也一則曰萼綠五枝生五花一則
曰隻然工奏棠棣詩此與老杜詩自多親
棣萼將毋同楚國兩賢婦夫婦之正也其
之所謂莫不靜好者乎鳳皇並則夫婦之

安也造端不睱合際終不能睽此與老杜詩
義兼禁禮法息絀夫婦恭託興不同究隸則
一昔人謂杜氏之功不在騷人下予則謂先生
之功不在唐人下已乃若精于比例則有黃
鳥止楚良死太昔黃蛇穿土良死女所善於
諷諫則有畫工之意則謬畫工事則忠閒于斷
制則有詔殺賊臣殺賊非殺父工於用事
則有牛馬之飼龍蛇之共妙于打疊則有

文皇殿上去獻俘於乎文皇罪曰余巧乎聡

合則眉玉樹聲中作唐函门外崇韜是

擒虎其他不勝枚舉頑或指馬文園琚眼

翢兒而種貫過求奕新用相詬厲是則誠枉

饕先生之詩正不在此老杜飯顆山頭之嘲

即眉之庸何傷

乾隆甲午正月望日同邑後學樓卜瀍書

鐵厓咏史註卷之一

目録

鐵厓咏史註卷之一

諸曁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瀍西濵註

同宗後學　楊之光旉之
　　　　　楊之昂文駒　訂

單父侯　有序

荆舒嘗論三不欺以子賤之爲德者不可獨任至疵尭之驩兠亦或類舉於前此敗德之論也故吾賦子賤之不忍不使班於西門豹之流孔子論西伯之德不令而訟息於虞芮不忍欺之效也子賤之德不令而禁行漁子非西伯之化歟荆舒不能

識也

單父侯吾父母治吾以天不以榎楚堂上彈琴赤子舞堂下叶戶 單父之賢句 賢不齊者五吾能事之治單父以賢輔治神明主民不忍欺魚不取化行西伯奚翅單父

韓詩外傳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說苑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家語子賤為治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也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何行而得此孔子曰吾嘗與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蘆中人

蘆中人江上来江上丈人古剛烈移棹濟君君莫猜楚賞爵執珪送君以死君行不可稽蘆中人入吳匕首進專諸大吳國嗣闔閭王駕入郢郢為墟蒋荆社鞭荆軀秦庭七夜哭包胥楚孝子楚雠臣少傅長舌舌殺人孝子雠君不雠臣嗚呼孝子雠君不雠臣倒行逆施白日曛

吳越春秋伍員奔吳江中有漁父渡之為取餉乃清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来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又子胥既渡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漁父曰吾聞楚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圖取百金之劍乎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史記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又吳兵入郢伍子

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又申包胥走秦告急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又楚平王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又申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

牝雞雄

列女傳伯嬴秦穆女楚昭王之母也吳王入郢妻昭王之妻又欲妻其母嬴嬴伏劍不可犯而止為作牝雞雄補樂府缺

牝雞雄秦氏熊公穀書嬴作熊吳王入楚妻後宮牝雞雄把劍夜嘯生悲風夫亡子迺誰適從人言秦雞鮮逐鳳不知牝逐狐飛龍

列仙傳秦穆公女弄玉隨鳳皇飛去故秦作鳳女祠於雍宮

楚國兩賢婦

楚國兩賢婦婦夫萊與輿寧隨夫壻鹽牛下不願夫壻尊城居技畚却車駕挈器承樵蘇嗚呼今丈夫棄耕貪祿句粟萬鍾養孥句孥未養身受醢菹禍及其夫叶姑永為二婦嗤鄙夫

列女傳楚王持金聘接輿妻曰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易姓名而遠徙莫知所之又老萊耕蒙山之陽楚王聘以璧帛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妻曰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箠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投其畚而去

大良造

大良造三尺木重千鈞太子犯法僇傅臣立信動物令如秋與春如何食卭盟棄梁信詐取三軍而諸侯弗順騈脅曰以鯀左建曰以峻趙良諤諤箕[illegible]啟虞舜大良造誣王道詭覇功開塞耕戰強西戎血渭水兮祆冀宮歆與五羖相雌雄五羖死杵不相舂大良造逆旅不相容

史記商君列傳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又立三尺之木於国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又太子犯法衛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傅公孫賈又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卭將而擊之衛鞅遺魏將公子卭書曰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魏公子卭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又趙良曰君之出也多力而騈脅者驂乘又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又商君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

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又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又太史公曰余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又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又趙良曰五羖大夫死秦者不相杵鄭康成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又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三鄒子 有序

太史公傳孟軻以冠稷下諸儒讀其書為之掩書
三嘆秦漢後識軻者有人矣予猶恠其論三鄒曰
衍者著書十萬言皆宏大不經而要其歸必止乎
仁義為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衍惡有此斯言

也徵軻誰屬哉因賦三鄒篇

三鄒子相雌雄忌奸國政曰琴工衍引天外誣聱聾高談赤縣八十一分孰為中擁彗撇席走王公嗟我軻貌不妄婦容句舌不連衡而合從誰其引之碣石宮雕龍炙輠言如螽

史記孟軻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其術皆類此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又騶子遭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又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

輿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
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劉向別錄過字或作輠

天下士 有序

魯仲連高風遠致千載一人非戰國士也平生大
義與日月爭光者片言之激梁趙不得帝秦也太
史公非其指意不合大義吾不知太史指何為大
義不大義耶且俾與鄒陽同傳太史詮人何其不
倫耶太史之言天下後世之言也太史不知魯仲
連不為太史者又將何如吾為魯仲連高士論而
又賦魯先生天下士

齊與秦爭雄尊天下仗義信陵君能殺蕩陰逗兵將不能

殺新垣客將軍魯先生稷下來叶見梁使決趙疑三晉大臣不如鄒魯兒片言稱危臨安釐九鼎重趙百里退秦師魯先生天下士客將軍歸慶安釐逃脯醢叶喜

史記魯仲連列傳秦兵圍邯鄲趙王恐魏安釐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謂趙王尊秦昭王為帝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秦軍遂引去於是平原欲封魯連魯連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乱而無取也遂辭去

傳舍吏

傳舍吏當封侯晉鄙救兵鄴中留邯鄲急擊危綴旒傳舍吏兒當國憂散君帑藏大饗士編君妻妾列兵傳傳舍吏

兒率死士跣跔音徒俱赤手科鍪頭救兵至邯鄲危復瘳傳

舍兒死父封侯

史記平原君列傳秦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

夷門子

魏隱者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或議嬴之行事僅見於教公子救趙內忌如姬以竊兵

符進客朱亥以椎晉鄙其用智力以成功亦無愧於辞中狗盗之輩然羸老於料事決策而必於事成事成而不有其功逆數公子行日以代晉鄙即北向自刭以謝公子則一時奇烈異於下蔡之門監也遠矣故予攄其事以歌之下蔡門監史先生甘茂之師也大不事君小不為臣以苟賤不廉聞

夷門子抱關七十貧欲死公子開筵客滿堂虛左迎關驚一市公子執轡遠復迂折身委巷尋朱屠市人皆罵抱關子何以報之七尺軀邯鄲危旦暮圯趙使者書來公姊將軍出救留蕩陰公子死決夷門子斬仇進如姬泣公子虎

符出中幃公子抱符移主柄老兵嘍啨不我聽朱屠袖中四十斤大魏主君三尺令夜分兵過長城壕秦軍散走如潰濤趙王割城繳公子平原不得稱人豪報知已北向自到死

史記信陵君列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獘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救趙寔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公子計不獨生而令趙亡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

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趙孝成王德公子之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嚄烏百反唶吐百反正義曰嚄大笑唶大呼

慈雞田

補魏公子乳母辭

秦下令購魏孤匿孤罪族俱屠嗟慈雞獨哺雛秦令毒毒如狐慈雞知有雛不知有狐搏我軀

列女傳秦攻魏破之殺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者罪至夷乳母與公子逃魏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公子安在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吾不為也遂抱公子逃於澤中故臣以告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與公子俱死秦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之太牢

觀津客

觀津客歇忠臣珠履上客千成羣誰為春申毋望人斬一郎位斬首在棘門歇子繼考作新君黃兒不食哭觀津

史記春申君列傳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客有觀津人朱英又春申君客三千餘其上客皆躡珠履又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又考烈王崩李園置死士於棘門內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於是盡滅春申君之家而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

文信侯

太史公議不韋以孔子之所謂聞者非所以議不韋翟大賈以子楚奇貨一釣得國相封侯食邑而又進詐腐以蓋已禍事益露而禍益甚太后待死於雍頽瘁焦一言亟返南宮而仲父之狡終疑之賜書詰責逼死於蜀嗚呼釣奇之禍一至此哉余為文信侯賦翟大賈詞

翟大賈貸阿楚邯鄲女生子十三繼阿楚翟大賈尊仲父皇假父匿子宮中蹝其後户叶匹夫一語還子母河陽邑封十萬户吕母冢邙之西芷陽相接草萋萋行人尚點不韋妻

史記吕不韋列傳吕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秦昭王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所甚愛姬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為秦質於趙吕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獻華陽夫人子楚立為適嗣吕不韋傳之吕不韋取邯鄲諸姬知有身子楚見而悦之吕不韋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以吕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户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吕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太后時時竊

私通呂不韋呂不韋恐禍及已乃進嫪毒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私與通絶愛之有告嫪毒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呂不韋夷嫪毒三族遷太后於雍而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乃賜文信侯書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恐誅乃飲酖而死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徐廣曰一作芷陽呂母謂不韋妻家在北邙道西

厠中鼠 并序

斯為小吏時見厠中鼠有人犬驚入見倉中鼠食粟無人犬憂嘆曰人之賢不肖在所自處耳廼從荀卿學帝王術而卒不免具五刑之僇斯之自處可知矣余嘗論柏翳氏之鬼不食者非胡亥趙高

殺蘓立亥戮羣公子而亡秦國首懸於斯仰天一
嘆不能死之一言耳高出亡國之言斯誓一死以
謝之高能賜劍於恬與蘓愚弄一鹿於亥乎斯[illegible]
六藝其荒誖迷謬乃荀卿之不肖弟子始皇之畔
臣萬代儒者之罪人也咸陽磔死死有餘誅太史
不咎其大惡不道而猶以周召功烈惜之吾不知
其何說也斯舉師訓云物禁太盛物極則衰吾上
蔡布衣今入臣位無居臣上者富貴極矣吾未知
所稅駕矣此言可哀勢已不得為厠鼠矣吾為斯
賦厠鼠辭悼斯之為三公曾厠鼠之不如又此其

老詩從逆而陷於僇也

君不見相國厠中鼠食汚善自驚相國笑鼠不如太倉食粟飽且寧豈自知相國寢火履冰蒼鷹不揚黄犬不鳴禄厭萬鍾身具五刑　重為些曰

棲不二雄兮悦不再容霊修懵憧兮誰西孰東火吾書兮師吏以為儒愚吾黔兮復以自愚轅車共秘兮僞璽同欺於乎秦鬼不食兮不食爾斯

史記李斯列傳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又李斯置酒於家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

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矣又始皇崩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又趙高詔丞相斯曰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又斯乃仰天而嘆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又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又太史公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樊將軍 并引

夷門監一死稱萬世田光老誇誤人一死不足憐可憐者在丹與於期耳

亂刎刎得永永成信陵君光刎刎失癈癈直游酒人柯擅不得登沫燕地不得反秦壯士誤人死誤死重痛樊將軍

史記刺客列傳田光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行見荊卿因遂自刎而死又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又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註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又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荊軻曰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

臘嘉平

臘嘉平誰誤我茅初成盧生入海歸告圖讖篆長城徐生苦鮫魚君王親為躬海鯨慎避惡鬼惡鬼相欺淩東黥非惡鬼七字刻墮星為我告鴻君更報茅初成轀中祖龍吹鮑腥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嘉平太
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
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其邑謠
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泰清時下元洲戲
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
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
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索隱曰
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
應謠歌之詞而改從殷號也又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等
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又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
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韋昭曰羨門古仙人正義曰高
誓亦古仙人又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
曰亡秦者胡也又三十四年築長城又三十五年盧生
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
方中人主時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
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於是始皇行所幸有言其處者
罪死又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
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又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
平舒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為我遺滈池君因言曰今

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又三十七年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始皇夢與海神戰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又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邱平臺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

杯羹辭

阿邦兒斬蛇當大逵下相八尺子擁劍相驅馳阿邦不顧父烹父呼阿兒阿兒忍吐舌食父真獍兒於乎舜棄天下負父走阿邦阿邦何急天下為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前行前行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

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項羽本紀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又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項王項王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項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

漂母詞

諸母漂泗濱一母眼中識窮人盤有餘餕及汝王孫竟我漂食踰兼旬王孫封王報母以千金斤叶丈夫養賢不如漂母仁又豈知鍾室妬婦殺功臣過客酬墓千千春

史記淮陰侯列傳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漢五年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注漂母冢在泗口南岸又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注長樂宮懸鐘之室

田橫客

黃鳥在楚良死太苦黃蛇穿土良死其所爾良慓慓百七其人我良忻忻五百同身君辱臣死臣等弗疑大王小侯臣等弗知

史記田儋列傳漢王立為皇帝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至尸鄉廐置遂自剄高帝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其餘五百人在海中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林堯叟註秦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

高陽酒徒

高陽子佩長鋏冠側注平声讀書萬卷非竪儒瞋目叱使者

使者走報曰壯士沛公輟洗趍面折沛公者智與勇俱不我如句何以爭天下定三秦涉西河叶夜見陳倉令一劍取血顱食積粟聚合烏塞成臯距飛狐橫行天下天下莫誰何叶齊稱東藩國伏軾下城七十餘淮陰賣辯舌鼎鑊甘受屠漢剖符如何不剖陳留侯符吊圍門者但云高陽酒徒

史記酈生列傳酈生走軍門上謁沛公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使者出謝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使者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又沛公罵曰豎儒又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座又又酈生曰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又酈生見陳留令說之就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又

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又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又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渡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迺亨酈生索隱高陽屬陳留圉縣高陽鄉名也故耆舊傳云食其圉高陽鄉人

陸大中 并序

世以漢陸賈為智人辯士余以其游公卿間談笑取富貴不以汗馬勞家有五子輪環奉養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優游晚景以壽終真亂世福人也予嘗為陸客卿著客隱論列東方生朝隱論云

人生不願韓柱國但願身為漢廷陸大中著述稱仁義大
中辨口調異同一説南越元黄屋再説兩相交春風槖裝
用未盡金錢賜重重歌童傳食五子宫一劍得失楚人弓
優游公卿間家以上壽終同鄉狂生廣野公身膏鼎鑊豈
如陸大中

史記陸賈列傳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尉佗大説賜陸生槖中裝直千金歸報高祖大悦拜賈為大中大夫陸生麤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陸生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為也呂太后時諸呂擅權陸生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

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竟以壽終呂氏春秋貴公篇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酈生傳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又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

走狗謡

走狗走狗銜窩帝騎赤龍呼狗逐鹿兎既死騅亦追鹿馳鹿走軹道窮無歸赤龍天上飛歸來雌雉作雄吼長樂宮中烹走狗嗚呼兎死狗烹烹狗及豨如何不存狗制雉雞反殺走狗聽雞啼

史記淮陰侯列傳狡兎死走狗烹又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項羽本紀騅馬名騅常騎之高祖本紀秦王子嬰降軹道旁漢書呂后紀注呂后名雉高祖本紀十一年斬陳豨當城

赤松詞 并序

余嘗論張良能為呂后定太子而不能為高祖定呂后良之智徒智於目前而不能智於身後吾不知良何以為去計耶而況生子如辟疆黨呂氏而危劉氏可謂張氏不肖子良於地下亦知之否耶

滄海客博浪椎弟死不葬蕩家貲走匿邳句圯上乃得帝王師國耻既雪吾何之黃石山頭會與赤松期赤松子不為漢家後日計安危十三黃口利如錐一語三狼入宮闈赤松子地下不殺辟疆兒

史記留侯世家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

下也又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又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又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墮其履圯下顧良取履履之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州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呂后本紀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按漢書外戚傳與史記同據綱目張良孫辟彊註云年十三為侍中

樓　汪若于校

鐵厓咏史註卷之二

目錄

燕燕步踽踽　兩傴公

龔老人　張特進

大司徒　董舍人

梓柱生枝葉　老姑投國璽

新都侯

鐵厓咏史註卷之二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瀍西濵註

周源沖萬宗
周源淋沃齋　訂

伏生受書行

爪邱崩科斗藏典墳孰求延左相金絲不壞孔子堂濟南伏生教齊魯綿蕞禮官何足伍挾書之禁禁未開盤誥誰能禁齊語百年禮樂當有興天子好文開太平百篇大義喜有托十三女口傳嗄嚶太常掌故親往受百篇僅遺二十九河内女兒還可疑老人屋中有科斗建元博士孔褒

孫五十九篇為訓文嘉唐悼銖空有詔孔氏金經誰與論
倪家書生能受學一篇薦上元非樸當官得列中大夫帝
軌皇塗未恢擴漢家小康黃老餘烏用司空城旦書益（音闔）
師言治在何處後世尚之陳農車

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又
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
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
掌故鼂錯往受之師古註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
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
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已意屬讀而已
又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
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士按隋經籍志云漢濟南
伏生口傳二十八篇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伏生
故為二十九篇耳又兒寬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
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藝
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師古注家語云孔騰字

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未知孰是又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文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外戚傳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儒林轅固傳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曹參傳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成帝紀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師古注言令陳農為使而使之求遺書也

補曰飲毋苛辭

勸君酒呼酒來叶離尚方肉食有腊毒天賜我酒壽君金屈卮君不見漢家中郎絲廷鼓丞相斥嬖兒吴中脫死歸阿

種者勸以日飲毋苛闘雞走狗嘻不則利劍刺君君莫支於字十七客肩相隨掊生曰者弗能知阿種真好兒

史記袁盎列傳袁盎字絲又丞相絳侯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又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盎兄子種說盎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又盎不從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主驕日久今苟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刺漢書師古注曰無何言更無餘事按漢書作亡何史記作亡苛容齋謂二義不同余謂何苛二字古者通用一義耳觀漢書賈誼傳謂大讙余大何新舊謂大讙大苛可證也又袁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闘雞走狗又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盎心不樂乃之掊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注掊生文穎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

悲吳王

悲吳王悲吳王壯士招八方劇孟胡不在戎行壯士不救
洓追亡掾洛陽食敖倉阻山帶海作金湯太尉車騎空堂
堂少年椎鋒之計計不用太尉功烈書旂常老濞血面啼
先皇

史記吳王濞列傳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鼂錯為太子家令數言吳過可削孝景帝即位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因此發謀欲舉事孝景帝三年初起兵於廣陵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擊吳條侯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我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椎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大敗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即使人鏦殺吳王盛其

顯馳傳
以闌

氷山火突詞

氷山不可倚氷破割爾足火突不可附火燎爛爾肉君不見魏其侯門下客獨厚灌太僕相引重勢若縄身服其功更與結歡田相國席上縛騎兵首懸東市及支屬魏其侯尸渭城東朝有制不可贖

史記魏其武安列傳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建元元年入為太僕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及魏其失勢欲倚灌夫灌夫亦倚魏其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元光四年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與

俱武安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銳身為救灌夫上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辨之太后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欺謾劾繫都司空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牛腹書

文成將少君徒行宮呼鬼如呼奴白日不饑青粆飯黃金可躍丹砂爐重壇太乙天神居天子親見王婕妤老犧銜書腹中剗天子視帛疑手書文成將誣伏誅如何又刻天

將地將黃金符

史記封禪書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又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

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作甘泉宮畫天地太乙諸鬼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不知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又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籸疏臻切音莘或作精杜甫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青精一名南天燭道家謂之青精飯經云服草木之正氣與神通食青燭之精命不復殞

真仙謠

漢武帝曰天下豈有神仙耶惟節食省欲可延年耳武帝所謂仙者亦方士求諸吐納一丹一藥之為若天地間真仙在浩刧外者非武帝所能知矣

因賦真仙謠

傳君歌住爾咢聽我歌莫莫後天有死長生可學羨妝七豕紙翦㟪鶴盆花頃刻開屏女呼唯諾癡仙狡獪弗之覺去尋蘊石二子講大樸丹海烏沉冰壑黃河九裂火綦二子石曼卿蘊舜欽也石云牛尾麟角成真少神仙有路不開書蘊云丹海飛日烏玉液朝元腦崑臺氣候四時青紫府光陰夜和曉亦只是吐納仙耳真仙不取於乎後天一死長生不可學西華傾東海涸問我在何處手持天根不盈握浩劫萬萬劫始胎之天幾䄂黃卵㲉西陽雜俎唐一行長於數王生之子以殺人繫獄求赦於一行行曰以數推之當有赦道其徒授以布囊戒令其豪廢園伺有物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携之至時有七家入園獲之一行置大甕中密覆封書梵字誌之

太史奏北斗不見名一行問之曰莫若大赦從之星見
如故桂苑叢談張綽有道術遊鹽城狄宰多張之才次
求其道日久延接他日將款離去乃秉辭翦紙鶴二隻
以水異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先去吾即後來時狄公亦
醉不暇拘留遂得去潛確類書韓湘昌黎從子少學道
落睨他卿久而始歸值昌黎生辰宴怒之湘曰無怒也
請效薄技以獻因為開頃刻花每辦金書一聯曰雲橫
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昌黎不悟遣之去後果
譎潮州至藍關湘來侯昌黎乃悟因吟三韵以補前詩
酉陽雜俎元和初有士人辭卧醒見屛上婦人悉於床
前蹈歌又反首鬢及地作兮腰勢如規此之即上楊妃
外傳水晶屛上刻美女妃賜國忠置之樓上一日獨卧
諸女悉下各通名
吒之後歸屛上
先生又和狄仙人云日月東墮而西出江河東逝而西
旋乾坤顛倒吾自在真仙此訣將誰衡先生自言夜夢
擊壞老人談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
出其餘何足言鐵仙人自詫黃卯殼外非天地自我出
耶

宮中有蠱氣

劍妖夜入龍華門宮中有氣三尺文偶人持杖擊天寢豈意禍烈東儲君灸胡巫斬趙虜子假父兵非悖父壺關老高寢郎訟冤天子天子心煩傷萬罪重滅穢貉瑙

漢書公孫賀傳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江充傳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戾太子傳充典治巫蠱白言宮中有蠱氣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太子少傅石德謂太子曰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具白皇后乃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上怒甚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而車千秋復訟太子

究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
焚蘊文於橫橋上高寢郎謂千秋也

滑稽兒

滑稽兒骨鯁臣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有三斬罪誰敢云辟戟一言賜金三十斤帝為罷酒踈董君滑稽兒骨鯁臣

漢書東方朔傳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號曰董君上臨山林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起自引董君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因叩頭謝上為之起當是時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善有詔止賜朔黃金三十斤

東閣開

東閣開急翹才脫粟吐哺賢人來老轅側目豈不才汲汲

史董膠西東閣之玷何以光三台叶思東閣開行便宜睚眦子鼎烹兒罪有必誅誅必夷東閣之斷無狐疑孰云曲學專阿時

漢書公孫宏傳宏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宏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宏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宏力也轅固傳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公孫宏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游俠傳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解實不知公孫宏議曰解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辠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主父偃傳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偃為齊相王自殺公孫宏爭曰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

牧羝曲

牧羝郎十有九星霜齧氷為飲嚙雪以為糧官我左伊秩
位我丁靈王誓有抱節死死無面縛降家有故入為我酌
春酒落景不可回朝露不可久(述陵勸語)生口捕雲中帛信託
歸鴻烏號號歔絕麒閣豈論功

漢書蘇武傳匈奴幽武置大窖中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漢使復至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於是單于召會武官屬凡隨武還者九人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漢書蘇武傳注左伊秩官之號也李陵傳注丁靈胡之別種也立李為王而主其人也

月氏王頭飲器歌 二首

黑風吹瓠瓠不流冒頓夜斷強王頭黃金留犁攪玉斗一飲一石酥駞秋眼紅唫醫生血聚汗滴石樓濕青雨（石汗蓋骨）鬼妻扣骨骨欲應精禽飛來作人語黃雲壓日日欲（饋隱語也）頹將軍回首李陵臺君不見漢家秋風凋細柳老上單于誇好手棘門胡盧可盛酒

漢書張騫傳建元中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韋昭曰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椑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椑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褻器所以溲便者也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七也撓和也

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杜甫詩兒妄與兒馬注兒妄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兒妻也匈奴傳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周亞夫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已而之細柳軍曰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

其二

持爾月氏頭飲我虎士頸虎士飲之怒生癭猩紅酒熱黃金柈淋漓猶疑血未乾雄心如劍四方動倒瞧狼山海波湧帳前按劍千熊羆耳熱聽我歌谷蠡此盃持勸藺夫子烏能持勸武陽兒

漢書霍去病傳封狼居胥山禪姑衍登臨翰海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月氏為匈奴所得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亡歸漢史記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

山又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

和前　　　李賀 附

太白八月月欻頹胡風吹度白龍堆血函模糊截仇首

半髗刳作玻璃盃目眥生紅酒徹顴戎王胸堂沃焦熱

青氈帳下唱胡歌三十六國肝膽裂金飽攙紅紅欻凝

腦中猶作銅龍聲千年古恨恨未平怨魂飛作精衛精

君不見漆身復仇仇未復地下義人吞炭哭

𡵨月氏頭歌

余讀賀辭為之擊几而歌賀真狐精也余復伎癢

作𡵨月氏頭歌令賀和之賀謝曰某氣竭矣

嗚呼老氏顱大如斗眼中燐吹歆腥游䰟夜哭燈前走夢呼老氏顱在手倒瀉一聲索郎酒嗚呼飲月支酒船不倒劉伶屍酒淋汝顱胡用悲君不見左賢截落血丸頸蒺藜營邊作溺皿

水經注劉墮工釀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也真率齋筆記試鶯家多美釀試鶯不善飲時爲宋遷索取試鶯恒曰此豈爲恭設哉祇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後人謂索郎爲桑落反音亦偶合也恐非本指段成式詩詩中反語常迴避尤怪花前喚索郎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長門怨　一名阿嬌行

阿嬌盼美目阿嬌貯金屋金屋瑤草春未老長門一夜主

秋草蜀才人金百斤受金爲我賦長門長門寫春愁君王見之爲傷秋臨邛溝水東西流不知有婦悲白頭

樂府原題相和歌楚調十曲有長門怨漢書外戚傳孝武陳皇后長長公主嫖女也坐巫蠱使有司賜皇后策罷退居長門宮漢武故事武帝數歲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指其女曰阿嬌好否笑對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後立爲皇后因妬廢居長門宮以黄金百斤奉司馬相如作長門宮賦以悟主上后復得幸阿嬌陳皇后小字也漢書司馬相如蜀郡人即白頭吟

鳳皇曲

鳳殊棲凰悲啼比翼不如皃與雞凰悲啼鳳殊棲造端不能合隙終不能睽卷衣香未歇薦琴絃未絶昔日連環心今朝兩分别乃知茂陵女未求溝水已作東西流

樂府原題鳥獸二十一曲有鳳皇曲相和歌三十曲有白頭吟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相如乃止玉臺新咏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又曰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卓文君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絶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按造端不能合意蓋謂文君夜奔也

王嬙

王家女自倚顏如花黃金不肯買圖畫玉顏一夜生玼瑕宮中未識天子面一識五馬行龍沙天子重信不得奪畫工之死空如麻蛾眉既出塞無盟在宮中畫工意則繆畫工事則忠

樂府原題清商七曲有王昭君亦曰王嫱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嫱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杜陵毛延壽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下杜陽望樊青同日棄市按杜工部詩畫圖省識春風面此識字所本一識略讀謂及去召見絕一識耳左傳共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此結語所本

附韓子蒼昭君圖敘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婿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嫱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後妻之生二女至范氏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頎影徘佃竦動左右帝驚悔款後宮女留而重失信外國然不言呼韓邪願婿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

戶稼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
幸欵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
吞藥而卒盖其事雜出無所考證自信史
尚不同况傳記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

關内侯

關内侯持漢節求入胡肆饕餮郅支罪惡當奏列堂堂將
軍秉天鉞老甘使者老以病按劍刲之還聽命槀街傳首
歸論功論功取决劉宗正漢法矯制功不贖使者専功幸
無戮前時奉使殺莎車廷議未許周方叔關内侯欵爾爵
不爾獄胡為谷大夫而又上書稱馬服

漢書陳湯傳郅支驕嫚湯與甘延壽出西域湯獨矯制
發兵延壽聞之驚起欲止湯怒按劍叱延壽延壽從之
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閼氏
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

虜千餘人中書令石顯及丞相御史惡其矯制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雷霆不能及也於是天子詔公卿議封延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丞相衛復奏湯不宜處位湯坐免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疏訟湯曰楚有子王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馮奉世傳奉世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燕燕步踽踽

燕燕步踽踽飛燕善、踽踽步飛附陽阿主燕燕尾涎涎飛宿昭陽殿啄子啄及夫膂斷涎涎尾梟其首斷其手帝怒語也十四月虹流輝望堯門是耶非帝以其妊踰十四月當生聖人市犢歸福風飛元宮之人

兮白華綠衣（燕譖班姬退處東宮作賦自悼）

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名入大幸立爲皇后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班倢伃賦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師古曰綠衣詩鄘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

兩僊公

兩僊公一上九江一渡遼東梓生函（音涂會稽山也）中地璽出長樂宮兩僊不可招滅迹如飛鴻我將鞭列缺駕豐隆與汝相見君山十二之青峯

漢書梅福傳梅福字子真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

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後漢書逸民傳逢萌字子慶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通雅列缺電光也陽氣從雲決裂而出故曰列缺淮南子季春豐隆乃出注雷師也博物志君山洞庭湖心也水經注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

龔老人

馬司徒太子師唐尚書太子友又招龔老人上卿加祭酒老人卧病就身加印綬老人以死謝不受十日不食殄在口誰將王貢相劣優老人之節世安有

漢書馬宮傳宮代孔光爲大司徒王莽簒位以宮爲太子師鮑宣傳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有紀逡薛方郇越郇相唐林唐尊紀逡兩唐皆仕王莽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龔勝傳莽既簒國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後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勝稱病篤使者要說

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勝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漢書贊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王貢謂王吉貢禹

張特進

張特進天子師王氏梓柱夜生枝天子問天變口談春秋
災異空支辭天子師老辭祿渭上良田聚貨財後堂佳人
理絲竹天子師拜牀下不足榮佞頭已辱斬馬劍高冢誰

表死牛亭

漢書張禹傳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極膏腴上賈性習知音聲內奢侈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年老自治冢塋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他所禹每病輒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

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訊切王氏專政所致上供意頗然之廻車駕問禹禹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朱雲傳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大司徒

大司徒孔子十四葉之孫儒對清問不希旨苟諛椒房上尊號執論與衆殊策免歸鄉里還又詣公車新都侯斧鉞敎無辜獨貰大司徒新都奴

漢書孔光傳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凡典樞機十餘年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哀帝初即位傅太后欲稱尊號羣下多順指唯師丹與光持不可遂策免光光退閭里元壽元年傅太后崩徵光詣公車為丞相後故國博山侯光更為大司徒會哀帝崩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

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匡皆莫不誅傷莽權日盛校光為莽使令為上莽奏於太后又為奏紅陽侯立罪惡往往類此莽外以貌尊事光而內則實以奴使之耳

董舍人

董舍人貌如婦通椒庭出恭大秉入聯茵憑詔起大第萬户千楹太師孔光九十其齡望塵車下趨走凌競珠襦玉匣造爾塚塋剛栢題湊隧道如皇陵枕龍臂夢不驚后土為震動太陽為傷明權日積貨日聚長安民哭如雨戮園靡瘞園土嗟餘殃敘朱詡

漢書佞幸傳董賢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容貌由是始幸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褏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廼斷褏而起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工窮極技巧東園祕器珠襦玉

押操以賜賢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賢歸上聞之喜上置酒麒麟殿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後數月哀帝崩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弟哭幾獲盜之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朱詡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罪擊殺詡

梓柱生枝葉

仆樅起劉氏興梓樹生王氏傾五侯之族盤互如泰恒一泰作伐言者避諱呂霍不敢稱排抜宗室宗室不敢語賴有劉更生晝誦書夜觀星書數十上諤諤惟恐漢有田氏與六

卿安漢公受九錫抱三尺嬰老媼璽一擲地劉氏傾王氏興

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乱失道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為宣帝帝本名病已又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将代漢家之象也通鑑綱目成帝建始元年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老姑投國璽

梁山崩六百年後符命興五将十侯至宰衡改漢臘須新正五威符命走天下侯王稽首厥角崩老姑亦去號改新母稱置酒未央宮誰為朱虚按劍行酒令平声吁嗟長樂孫

于璽不得渭陵殉葬藏幽扃

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母興其齊田乎又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又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又群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又奏尊莽為宰衡又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又莽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又漢傳國璽藏長樂宮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曰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涕泣良久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又莽改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又莽改正朔伏臘日太后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年八十四崩合葬渭陵王莽傳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朱虛侯嘗侍高后燕飲高后令為酒吏請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請為耕田歌曰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

新都侯

岷山折石牛格朱越加斧扆玉匱藏金策旄旛尚黃犧牲尚白璽出長樂宮老婦哭踊辟姚嬀作宗支漢制無爲匹上書之人四十萬漢臘獨有陳家兒絳衣日角天人姿長人巨毋不足支明堂隳九廟燬衆誓言食社鬼著初衣持帝匕不得上天騎斗尾人言新都侯能誅董弄子更殺司馬史豈知欒解漸臺傾不如自經董弄子不受漢家堯禪死

漢書五行志元延三年蜀郡岷山崩廱江江水逆流三日廼通劉向以爲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殆必亡矣其後三世亡嗣王莽簒位王莽傳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

迎受請安漢公居攝踐祚背斧依於戶牖之間又哀章
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
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
帝名也又莽即真天子位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
皆純黃元后傳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黃帝姓姚
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為姓敬仲奔齊姓田氏
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王莽
傳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萬
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資治通鑑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
書去職閉門不出借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
人豈知有王氏臘乎後漢書光武帝紀隆準日角又絳
衣大冠王莽傳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文大十圍自
謂巨母霸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跨臥則枕鼓以鐵著
食博意欲以風莽莽聞惡之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
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又莽遣使者分救城中諸獄囚徒
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
又衆兵發掘莽妻子祖父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
雍大照城中又莽紺袀服帶璽韍持虞帝七首天文郎
按拭於前莽旋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
予何又莽就車之漸臺猶抱符命威斗衆兵上臺就識

斬莽首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

婁　灝璽監校

鐵厓咏史註卷之三

目録

鐵厓咏史註卷之三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瀍西濱註

金宗清載揚
王佩蘭者香
訂

井底蛙

井底蛙夸龍興天日不瘖東方明黄牛白腹五銖復真龍在天飛赤伏井底蛙木之偶美哉山河難固守吁嗟匹馬不洞胸天子東来亦泥首

後漢書馬援傳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公孫述傳述建元曰龍興元年又蜀中童謡言曰黄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黄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

氏光武帝紀時同舍生彊華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唐章懷太子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為主也馬援傳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邉幅如偶人形按公孫述傳論云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末句翻此

鐫羌歸来乎

四七興卯金主天下風雲會龍虎天水碓何陸陸歆隨荷鋤逐秦鹿王生泥一丸大言封函谷南子陽北文叔三分作西伯吾皇自有諭佗書鐫羌歸来乎

後漢書隗囂傳囂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註鐫謂鐫鑿也光武帝紀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註卯金劉字也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為赤帝後次代周隗囂傳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馬援傳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歆往附之註陸陸猶碌碌也隗囂傳囂將王元

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
事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

悲處士 并序

予讀公孫述紀悲處士七人不幸戮辱於述至服
其毒藥如服美餌或刎首以付使者誰謂兩龔之
後無人哉吾悲其人不幸處述地不得如周黨嚴
光遇東方之帝也為賦悲處士

悲處士飲毒酒伏劍首漆身為癩剔目以為瞍更有泣血
巴太守於乎我身不遇堯舜君巢許豈能為外臣羊皮叟
歸富春故人劉秀真天人

後漢書獨行傳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公孫僭號素
聞業賢徵為博士業固疾不起述乃使大鴻臚尹融持

毒酒以刼業遂飲毒而死又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並棄官歸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繫其妻子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又犍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又任永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又譙元字君黄巴郡閬中人述連聘不詣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書至元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元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元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逸民傳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遣使聘之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蒼頭奴

蒼頭奴火之彗雷之箠白日殺人洛城里蒼頭奴法莫誅天子有簡行金書强項令攔主車數主過蒼頭之奴救卒

下戶叶天子聞懊惱殿前謝主不榻項殿上觸檻甘碎腦

後漢書光武帝紀註泰呼人為黠奴為蒼頭以別於良人也酷吏傳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何以理天下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勅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漢元舅

漢元舅冠軍侯銘隆碣封神邱燕然古鼎薦廟於萬秋旦雖已失房帷囚冠軍侯泰山虎須臾棄之如腐鼠乃鋸借權收疊舉將軍不得為伊呂

後漢書竇憲傳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憲兄弟親幸寵貴日盛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憲班師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之憲上之詔封冠軍侯論曰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帷之間非復搜揚側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註吳志諸葛瑾曰失旦之雞復思一鳴也又齊殤王子都鄉侯暢素行邪僻得幸太后憲懼見[illegible][illegible]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而歸罪於暢弟剛事覺太[illegible][illegible]閉憲於內宮按房帷因謂此也又憲奪沁水公主園[illegible]肅宗駕出過園名憲切責曰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又和帝四年封鄧疊為穰侯疊與其弟磊及母元又憲女壻郭舉舉父璜皆相交結共圖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憲迫令自殺

將軍客

將軍客太史固曾與將軍撫露布洛陽令將天誅捕客豈為酗酒奴將軍客不得如江淮客主袁司徒阿昭抱泣修遺書

後漢書班固傳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椎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周榮傳袁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榮曰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榮曰榮江淮孤生累先帝大恩得備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

曹大家

曹大家博文善著書著書豈獨識閨壼禍轍使我元舅歸

先廬大家大家丈夫婦如何我兄固不能勸元舅白首同歸死囹圄

後漢書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同郡班彪女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數名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焉號曰大家又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欲不許以問昭昭因上疏太后許之騭等遂還里第

壺山處士

富春處士漢客星十字斧鉞時人驚壺山處士漢客卿設壇拜之如神明天子延問匡救術乃知處士盜虛聲君不見黄家徐家兩顏子人倫風鑒將何憑

後漢書方術傳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隱於壺山之陽天子為英設壇席待以師傅之禮英初被詔命僉以

為必不得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

黃憲傳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荀淑至袁閎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

徐穉傳穉字儒子豫章南昌人

跋扈將軍

夜半南宮新進餅曹騰策士急有請司徒司空推聖明益車已逸去聲夏門亭詣闕訟喬人萬數誰作飛章殺李固將軍跋扈豈知乂白鵠書金方獻賦褒城君起大宅怪寶珍禽貢私客蠻琛島貝百譯重郡守長吏乘饕凶藏婢不願作孫母花奴只願為秦宮嗚呼七君離三后散縣官輸財三十萬天下田租減民半三公具臣習附阿五侯萬戶不為多從茲刑餘作周名事勢乘除可奈何

後漢書梁冀傳質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甞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李固傳先是蠡吾侯志嘗取冀妹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夜往說冀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意氣凶凶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悼之皆曰惟大將軍令司徒謂胡廣司空謂趙戒也桓帝紀梁太后徵帝到夏門亭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太后遂與兄大將軍冀定策禁中使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入南宮喬杜喬也馬融傳融懲於鄧氏不敢道許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梁冀傳冀為人鳶肩豺目洞精曉眄口吟舌詰裁能書計文苑傳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言不從作白鵠賦以為風梁冀傳詔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又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奮兄弟死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又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與私焉又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

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又收其
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
租之半又帝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
人成謀誅冀宦者傳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其後
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
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

千里草

千里草饕且凶御史不解劍立殺擾龍宗西邊富室收郿
藏陽城婦女充後宮屯畢圭發塚墓東兵又死猪塗布豈
似光明大臍炷

後漢書五行志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
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
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
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
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董卓傳進卓為相國
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卓縱放

兵士淫畧婦女剽刼資物謂之搜牢又卓嘗遣軍至陽城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猪塗布謂以脂膏塗布纏其身燒之也又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蒼蒼黃色不辨悞殺馬上郎阿瞞子突圍去君不見追濮陽渡空騎將軍赤馬兎阿瞞子殺呂布

宋書漢鼓吹鐃歌十八曲有君馬黃歌古辭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相逐臣馬良獻帝春秋曹操與呂布戰敗布騎得操而不知是問曰曹使君何在答曰騎黃馬者是也因得免網目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布至搏戰相持甚急司馬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操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

騎得孫而不識釋之孫实火而出

董養子

董養子健如虎有詒殺賊臣殺賊非殺父董養子本梟雛豈為執戟生戈矛 叶 私恩不知漢尚父大義自許王司徒却憐司徒座中咤刖足黥膺不相救

後漢書呂布傳卓以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董卓傳卓傷臂嗔東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呂布傳司徒王允密謀誅卓因以告布布許之蔡邕傳卓被誅邕在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即收付廷尉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

赤兔兒

赤兔兒健如虎首啖千里草威風孰能禦白門縛之柔若

鼠阿瞞小慈幾晚距董太師丁建陽大耳之言其餘不可

當鳥乎大耳子真可 王大人之斷大人之剛

後漢書呂布傳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兎能馳城飛塹註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兎又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乃降顧謂劉備曰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為泣涕縊殺之蜀志備顧自見其耳

一日殺二烈

一日殺二烈青天雨飛霜壯夫一解體智士盡括囊汝南使圖覇業不為天子誅兇孽一日殺二烈十敗雌雄今已決

後漢書臧洪傳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急洪為從紹請兵不聽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生執洪紹數洪殺焉洪邑人陳容時在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使人牽曰汝非臧洪空復爾為遂復見殺在坐無不嘆息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資治通鑑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大礪謠

大如礪可避世燕之南陲趙北際塹十週京十丈鐵關京門人莫上京門開大吭健婦聲如雷諜夫猛將日觧散深籌高議憑誰裁於乎逐夫餘掃黃孽白馬義從（音宗）天下烈幽州牧劉金城誰謀烏桓節制明搽兵犯大義大礪難為京金萬穴穀千堆上谷胡市千家財天下之事不可待獨

夫引火焚高臺

後漢書公孫瓚傳前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六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獻帝紀註公孫瓚頻失利乃臨易河築京故號易京在幽州歸義縣南爾雅絕高謂之京公孫瓚傳瓚居高京以鐵為門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以傳宣教令謀臣猛将稍有乖散東夷傳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公孫瓚傳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又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又瓚志掃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相忤又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劉虞傳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公孫瓚傳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又建安三年袁紹後大攻瓚瓚大敗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

在山虎 有序

史以融才踈意廣迄無成功此以成敗論人未知

融者融之正氣其挫損賊掾若多矣故寧詆罵而死無附麗以生所以為一代人傑英雄爭天下必為一代人傑所與掾能屈天下之衆而不能屈一夫之傑豈英雄耶先主自言曰孔北海亦知世間有劉備耶是備喜為融所與也掾殺融適以成融之傑故予為賦在山虎

在山虎金之精鐵之剛狼在我户鴟在我堂税駕彼狼水火不兩立鴟死狼猖狂虎亦殃君不見孔父一正色百草不敢干秋霜虎兮虎兮死何傷

後漢書孔融傳融也都昌為賊管亥所圍乃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融見

操雄詐漸著数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操疑其所論建漸廣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遂令路粹枉狀奏融下獄棄市按孔融薦禰衡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鶚謂禰衡也狼謂曹操

梁父吟 并序

吾讀蜀志嘗怪孔明有不及昭烈之明重違昭烈所用之人且又違其臨終之命魏文長昭烈親拔之重將也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昭烈臨終為之戒者也祁山之役關中響震天水南安皆叛以應我王業之成在茲一舉奈何文長既制而不行而專委謖為前鋒吾不知其去取何在街亭一敗為謖所悞至今千載而下志士為扼腕豈天必使

蜀安於一隅也代之賦梁父吟者貶晏嬰亮余以

春秋責賢之法責亮以繼梁父篇

梁父歌卧龍起中山王孫移玉趾自比管與樂不比齊晏子帝中崩賊未庭牛馬走餉龍蛇走兵魏司馬十日不到長安城馬參軍殺以釁鼓莫謝先帝靈坐令巾幗婦寢食問斗升歌梁父西日傾西風為我生火聲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曲有梁父吟行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又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先主傳漢景帝子中山王靖王勝之後也枝移玉趾謂三顧於草廬之中諸葛亮傳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又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又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杜甫詩八陣圖註陣勢八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盤也魏延傳字文長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乃拔延為督漢

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諸葛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延每隨亮出輙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馬謖傳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謖為參軍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為郃所破謖下獄物故諸葛亮傳亮身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氏春秋亮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斃矣其能久乎

後梁父吟

君歌梁父吟為齊悲冶疆我歌梁父吟為君悲關張虔猛虎見君亦哮怒君調護如臂股與君一心恢漢宗嗟兩虎中道殂前將軍輕祈受購爾千金顱右將軍驍健兇劉[illegible]

東吳趙何如食桃二三子比功校烈君前死封古墓蕩陰里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君蓄勇力之士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啣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冶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古樂府梁父吟詞步

出齊南城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彊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絶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蜀志關張傳關□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諸葛亮傳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張飛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飛乃止關□傳先主為漢中王拜□□為前將軍又曹公遣徐晃救曹仁裴松之註蜀記曰□□與晃宿相愛遥共語但説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耶晃曰此國之事耳張飛傳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又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

姚寛西溪叢語樂府解題有梁父吟不知名為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註云泰山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為梁父吟恐取此義朱瀚杜詩註蜀志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本傳不載吟詞樂府所載言二桃殺三士其義殊鄙何取

而好吟之且躬耕南陽而其詞則云步出齊南城遙望蕩陰里於事不合又云力排南山文絕地紀語氣浮誕豈武侯所屑道嘗考樂府解曹子耕太山之下大雨雪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而作梁父歌本琴操也武侯早孤力耕為梁父吟意或本此

義鶻子

曹操猜忌殺人如草莽其於□獨義之且加賞賜送其西去左右欲追之操曰人各為其主耳余以是知操之雄霸中原非袁本初輩比也本初一日殺二烈壯士為之解體豈英雄也哉

義鶻子軍中百萬刺顏良感君恩為君償西風颯颯吹關梁翻身背向西風翔豈比架上鷹飢則附人飽則颺

蜀志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為先鋒擊之□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初曹公壯□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後漢書呂布傳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

的盧馬

大耳主呼阿盧阿盧努力托我千金軀檀溪水深不見底阿盧一躍三丈餘君不見當陽橋瀉水渡一隻羽翼真都護豈知阿盧論功不在關張下叶户

世語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曾請備晏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

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閲□傳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趍漢津適與□船相值共至夏口張飛傳曹公追及當陽之長阪先主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横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先主傳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

鳳雛行 有序

龐德公以統為鳳雛配孔明之卧龍入品高矣而力勸先主取劉璋論者以為扼其吭而奪之國孔明必不為此夫劉氏自焉陰懷異志造乘輿斷劍閣遣米賊殺漢使助馬騰襲長安其不仁如此乃漢之賊去袁董不遠夫璋以孽息復盜王土恢復

漢室者所當討此統之勸先主急取也孔明嘗說先主攻劉琮取荊州則孔明豈以取益州為不是耶然統曰逆取順守則非也統不以璋為逆而反以自為逆何哉

鳳之雛桑之叟非渦譽劉荊州聘國士鳳兮相從卧龍起復漢土取孽奴從君西去到成都龍飛鳳躍勿踟躕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記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統德公從子也州春秋統說備曰益州國富民殷今可權借以定大業備曰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所不取統曰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遂行蜀志劉焉傳陰圖異計又焉意漸盛造作乘輿又遣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時征西將軍

馬騰屯郿而反馬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後漢書劉馬傳張魯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蜀志龐統傳頴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於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

賣國奴

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度璋不足有為與張松密謀奉劉備為州主遂說璋迎備且陰獻策於備備遂取璋正賣國人也備以正外統邦畿內為謀主睚眦之怨必報擅殺數人人告孔明乃以主公頼其羽翼不敢禁止孫盛罪孔明之言為失刑正是也

賣國奴主公取汝為叅謨睚眦殺人在通都主公縱之不敢辜顛頡揚干法必誅如何大臣不糾正却為主公羽翼相嘔嚅

蜀志法正傳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都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孫盛曰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揚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寵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

獵許謠

英英淩獵夫勇氣如兩虎歇馬松林間健卒散如雨林間

赤髯郎欲效鴻門舞樓桑將軍天下奇順天取予天難欺肯使髯郎死作蛛蝨靡嗚呼肯使髯郎死作蛛蝨靡

蜀記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衆散□勸備殺公備不從及在夏口飄颻江渚□怒曰往日獵中若從□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耶蜀志先主傳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或謂當出貴人關□傳□美鬚髯故亮謂之髯

費尚書

褘乃亮後賢將相攸允所不及者平生特過於酒漢壽之厄為酒所誤雖越嶲太守預以彭羕之事戒之而褘不知警豈非沉湎落魄之過耶酒既誤之又乏左右其及也宜哉張嶷以文偉好近新附

長寧以文偉對碁為矜已以致被害非也

費尚書相國升同車宮中之事悉諮諏費尚書能辨賊来家小兒苦相劚鄰中賊来人不識費尚書湎於酒又無捉刀在左右嗚呼座中目動為何人相國一語驚逃廥相國先監何其神嗚呼相國先監何其神

蜀志費禕傳禕字文偉代蔣琬為尚書令董允傳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張嶷傳除嶷為越巂太守又嶷初見費禕為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来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後禕果為魏降人郭循所害吴志注虞喜曰昔費禕與来敏圍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寛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循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費禕傳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

逄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車由是衆人莫不易觀又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帥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棊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又北屯漢壽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酒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蜀記曹公遣刺客見劉備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

子卿來

子卿來曹氏昌表氏危許下糧穀僅僅一月支許幕府料敵何神奇輕兵三百里覆危上告天子下方伯手擒漢賊真狐狸奇謀天授脫不取乃以他過相羈縻烏巢輜重脫鈔掠其敗不過三日期牛脣馬舌雜人鼻幅巾父子將何之子卿來曹氏昌表氏危

後漢書袁紹傳以南陽許攸為謀主紹進保陽武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必空若遣輕車星行掩襲許拔則操成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習鑿齒漢晉春秋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待之而徑從他道逆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攸怒曹購傳公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道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氏旗幟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斬督將眭元進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袁紹傳紹軍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

徐無山人歌

徐無山北平里田子泰擊劍士山中躬耒耜五千人忽成
市立農政制婚禮興學校集師弟烏桓鮮卑拜堂陛表本
初五使不可呼曹孟德茂才一舉無趦趄論功辭賞申包
胥君讎未報劉公虞易之京大如礪獨夫斃目始閉

魏志田疇傳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
幽州牧劉虞備禮請見署為從事虞為公孫瓚所害疇
祭虞墓哭泣而去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
徐無山中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
家疇為約束制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衆
皆便之烏桓鮮卑遣使致貢袁紹數遣使招命紹死子
尚又辟焉疇終不行太祖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裝門
人曰袁公禮命五至君不屈曹公一使來而君若恐弗
及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舉茂才拜為蓨令不
之官隨衆次無終將其衆為鄉導戰遂大獲論功行封
疇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
祖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

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文帝踐祚高嶠
德義賜嶠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華太尉

捺弒伏后使歆勒兵入宮后藏壁中歆牽出之嗚
呼歆為漢重臣而為賊廹脅其主如此丕立歆登
壇親捧璽綬成其篡謀此天下之至賊也丕罷朝
指歆與鍾繇王景曰此三公乃一代偉人丕之所
謂偉人世之所謂至賊丕又稱其後世不可繼不
知繼之者賈充成濟也

華太尉一代之偉人破壁領捺指捧璽成丕君管夫子羞
爾友騰蛇豈得尾龍首偉人繼者誰當塗闕前充閭兒

魏志華歆傳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轉拜太尉　後漢書伏皇后紀操以尚書令華歆爲郗慮副勒兵入宮收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后出　魏書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　魏志鍾繇傳文帝踐阼遷太尉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晉書賈充傳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　魏畧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　後漢書袁紹傳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注當塗高者魏也　晉書賈充傳充字公閭史臣曰昔當塗闕翦公閭寔賜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虎威將

虎威將何鋒稜曾斬故人淚涕零不隨漢水死樊城歸國欲爲秦孟明虎威將謁高陵不如白馬將先軫賜策圖丹

魏志于禁傳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又呂稀與禁有舊禁奉法行令隕涕而斬之太祖使曹仁討關口於樊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数丈七軍皆沒禁遂降惟龐悳不屈節而死會孫權禽口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口戰克龐悳憤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諡曰厲侯龐悳傳悳常乘白馬口軍謂之白馬將軍文帝遣使就悳墓賜謚策曰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惟侯式聡果毅蹈難成名家人懸馬諡曰壯侯

秦川公子

臨洮水涸銅龍毀西園青青草千里秦川公子走亂離瘦馬疲童面如兒俊君威名跨漢南虎視走鹿何眈眈可憐膝下盡豚犬誰復大夏收梗楠落日樓頭闢空衕目断神

州隅風雨平生不識大耳公座上客歸丞相府春深銅雀

眼中蒿攬涕尚復思登高江山破碎非舊土版圖何日還

金刀荆臺高高已荆棘丹書爲賦工何益君不見表家有

客能罵賊将軍頭風重草檄

魏志王粲傳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吳歷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皆豚犬耳王粲登樓賦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諸葛亮詩民間只有大耳兒真是高光宗祐主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陳琳傳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魏畧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吉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辛家女

辛家女父書曾讀春秋經豈比喬家二女夜讀兵辛老人古遺直議郎之言一一関社稷吁嗟英言光父則抱頸郎君器如斗魏祚得之那可久卞夫人絕左右未若英言賢可后

魏志辛毗傳太祖表毗為議郎世語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為其傳曰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感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感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后妃傳卞皇后文帝母也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

銅雀妓

火龍戕銅雀翔漳河水鼎中央魏武安得萬萬壽長坐銅雀宮叶光百歲葬西岡銅雀妓不得與金銀珠寶同埋藏臺上六尺床床下繐帳奠酒漿月十五作伎以為常更令登高臺而望西陵叶良漳河水啾啾東下不回頭銅雀妓漳河流試問堂上妓何不殉死如秦邱

魏志太祖作臺上有樓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巔臨終遺令施繐帳於上使宮人歌吹帳中望吾西陵水經注魏武引漳流自城西東入逕銅雀臺下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床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為殉

附記津逮秘書近年甲寅乙卯之際河北漳水中有十五歲童子裸浴於河腰斬屍浮其家驚異使强壯負力者仍入水中又斷足股而死土人群怒因截河上下流車涸其水見一鐵輪旋轉如飛輪角掛以利刃土人去

其刃砕其輪其輪旁有石槨用巨木撞破之槨中銅弩齊發射傷數人其內仍有石壁土人用板扉蔽身橫撞而碎壁內有兩石榻男左女右對卧其上衣冠面貌宛若生存視其碑石知為魏武帝之墓衆人惡其生前篡國死後殺人遂拽出其屍粉碎骸骨噫疑冢七十散布於太行河北而真壙究為後人發掘前以机械陷人後以机械自滅天網不漏可為奸雄永鑒矣

反顧狼

操嘗謂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操明知懿奸而不能為丕謀何也以篡繼篡果天數乎

阿瞞挾智數百戰開金潼能殺千里草不殺反顧狼反顧狼破汝家室坐汝床

晋書魏武察晋宣帝有雄豪志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之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

老駑戀棧豆

老馬戀棧豆棧豆不多時老駑駑老待死豈復千里馳哀哀㹠犢子身隨六龍飛老駑空獻策㹠犢復何為㹠犢子寃室方聚塵五侯宅前起高樓智囊乃是都鄉侯

魏志曹爽傳爽驕奢無度私取先帝才人以為樂伎作窟室與何晏等縱飲其中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以皇太后令閉城勒兵白桓範範南出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不從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汝兄弟㹠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集覽曹真字子丹爽之父也禮記父子聚塵曹爽傳曹真五子皆封侯懿圖爽第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察動靜蔣濟傳以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

三兒行

管輅以何晏為鬼幽又以鄧颺為鬼躁皆曹爽之
客也予以輅能言幽躁二鬼而不及司馬懿之偽
鬼何也為賦三鬼行

傅粉郎白如瓠顧影日中作行步窟室將軍禮上賓能令
公喜令公怒山陽王弼鄧颺徒時時座上談虛無管先生
呼鬼幽押鬼躁行屍入詒青蠅到不知大鬼有屍居窟室
將軍敗昏髦、

曹爽傳注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
書與夏侯元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又晏
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
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君侯位尊勢重懷德者鮮畏威者
衆非求福之道輅舅䦨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
何所畏耶管輅別傳輅言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

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頑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曹爽傳李勝出刺荊州過辭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霑胸勝曰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乃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

寢興鬼

當塗高高復把邵陵公金墉死范貞士三十六年寢興鬼

綱目晉邵陵公曹芳卒初芳之廢也太宰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蜀志杜瓊傳譙周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

大目奴 并序

文欽矯太后詔起兵討司馬師尹大目者自小為

曹氏家奴師將與俱行師為文鴦所驚病目突出尹為師說欽鴦和解欽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奴反與司馬作逆張弓射之大目涕泣而免欽鴦父子遂奔吳欽鴦矯詔討賊矯雖有罪而討賊則不失其正也大目之矢何不移之於突目之賊鴦能以疋馬出入八千驍騎中如此者六七亦奇男子也惜其事不成

大目曹家奴曹家突目子作逆干天誅文家小鴦年十八勁弓引滿不虛發胡不射殺突目子曹家奴狐鼠耳

魏志毋邱儉傳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儉以計厚待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儉欽遂矯太后詔

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舉兵及魏氏春秋欽中子俶小字鴦年尚幼勇力絶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俶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俶退欽亦引還魏末傳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啟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俱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秉大馬被鎧冑追文欽遥與相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天不佑汝乃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晋子房 并序

會久有悖逆志畏艾威名因習其書及帝報書購成其事艾被詔書即束身就縛會歸晋子房不特

誤晉亦誤身矣

鍾士季非人豪矯詔殺賊亦徒勞不復返國當塗高挾書
仗作奸僞先憂已料辛憲英安得成都作劉備

魏志鍾會傳會字士季壽春之破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又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鍾會傳於是詔書檻車徵艾艾既會而會獨統大軍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遂謀反會得文于詔書驚曰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世語鍾會為鎮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他志也

樓淮青浦校